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二六回 感風寒中丞臥病 亂人倫令子宣勞

且說康中丞聽了三姨太太的一番說話，心中半信半疑，心中暗想：又沒有拿到什麼證據，鬧是料想鬧不出的。又回過頭來看著三姨太太那般模樣，雙蛾欲蹙，皓齒微呈，太真病肺之妍，西子捧心之態，不覺把一個心早軟了一半。看著那胡德還站在那裡一動也不敢動，便對他喝道：「你還不趕快去買丸藥，站在那裡做什麼？」胡德得不得的這句話兒，好似得了赦書一般，連忙答應一聲往外便走。

康中丞又問著三姨太太道：「你既然發了肝氣，他們那些人都到什麼地方去了？」

三姨太太一面哼著，一面抬起頭來說道：「綠雲、祥雲兩個，是我叫他們去拿開水的。還有幾個，我就不知道他們到那裡去了。」康中丞聽了，低著頭想了一想，便對三姨太太說道：「你以後須要留心些兒，不要這般大意。像今天這樣事情，房間裡頭一個人也沒有，就是你和胡德兩個人。要是換了個疑心重些的人，已經不知鬧到怎樣的一步田地了。」三姨太太聽了，嬌怯怯的說道：「我發了肝氣，痛得□分利害，那裡還顧得房間裡有人沒有人。這都是他們貪懶，看見我病了，就一個個不知躲到那裡去了，你還要向我說這樣的話兒！難道你拿到了什麼憑據麼？」說著，皺著眉頭把身體扭了幾扭，連叫幾聲「阿呀」，一谷碌就倒在榻上。

康中丞見了這般做作，早把方才的一片疑心不知跑到那裡去了，心上倒發起急來，連忙問道：「你到底什麼地方痛，可要叫個人來和你捶一下子？」三姨太太聽了也不開口，只把手對著自己的胸膛指了幾指。康中丞看了，便自己走過來，就在榻旁坐下，把兩隻手替換著在三姨太太胸間輕輕摩撫。又把幾個娘姨大姐都叫進房來，康中丞罵了他們幾句道：「怎麼三姨太太在這裡生病，你們這班人一個都不來伺候！躲到什麼地方去了？那裡有這般規矩！」眾人聽了都呆了一呆，彼此做個眼色，便不開口。康中丞這一夜就住在三姨太太這邊，倒伏侍了三姨太太一夜，這且不提。

只說康中丞的那位二令郎，今年已經二□九歲，官名一個杞字，號就叫少己。

從小的時候康中丞也延師教他讀書，無奈康少己的質地魯鈍非常，竟比康中丞自己還加了一倍。讀了整整的□五年書，連《□三經》都沒有讀完，寫個尋常通候的條子也寫不出來。康中丞氣得要死，他自己卻毫不在乎，倒對著人說：「如今的做官只要有錢。我們老頭子也是捐班出身，也做過一任江西巡撫。難道捐班出身的就不是人麼？」這句話兒傳到康中丞耳朵裡，康中丞聽了心上雖然氣忿，轉過念頭來一想，覺得也無可如何，只有這個法兒。便只得拿出錢來，和他捐了一個主事，到部裡頭去候補了幾年，賠掉了無數的銀錢，還鬧了許多笑話。康中丞賭氣把他叫了回來。

這位康少己到了上海，便花天酒地、朝歌夜弦的亂鬧起來。偏偏的康少己肚子裡頭雖然沒有一些兒墨水，外面的丰貌卻生得漂亮非常，面子上的應酬又來得□分活潑。一班堂子裡頭的信人，見了這位康二少爺，沒有一個不喜歡的。康少己又專愛在女人面上用些工夫，獻些慇懃。就是康中丞的那幾位姨太太，見了康少己也都是□分親熱，格外慇懃，大家都有些躍躍欲試的意思。這位康少己本來也不是什麼正經人物，看了幾位姨太太這般模樣，便也存了個代父從軍的念頭；卻是回過念頭來一想，始終覺得有些礙手礙腳的，不甚妥當。

自從那一回大姨太太為著二少奶奶的事情和康中丞鬧了一回之後，雖然康中丞吩咐一班娘姨、大姐不許傳說出去，都是同在一家的人，那裡瞞得過？這個信息早傳到康少己耳朵裡頭，不覺心中大怒。想道：這個老頭子這樣的不知廉恥！自己有了五個花枝一般的姨太太，還要調戲起自己的媳婦來！我倒留你的臉皮，不肯不分皂白的混攪，你倒這樣的不顧人倫，那就怪不得我了！想著，又私地裡把自己的老婆盤問一番。

這位二少奶奶本來是個外交名手，自然另外想出一番話來和他敷衍，把自己的不是一古腦兒都推在康中丞身上。只說康中丞時常要調戲他，想轉他的念頭。康少己聽了老婆這樣的一番話，自然氣得雙睛上火，七孔生煙，暴跳如雷的道：「這個老東西真個這般無恥！說不得我也顧不得許多，只好做到那裡算到那裡的了！他們五六□歲的老頭兒尚且要這般混攪，我們年紀輕輕的人，更是分內的事情了！」自此以後，一直無話。

光陰迅速，早又是秋去冬來，朔風乍緊，霜氣中人。康中丞偶然受了寒氣，覺得頭痛鼻塞，身體有些不快。康少己聽得康中丞病了，雖然不把這件事兒放在心上，卻這一點兒面子上的規矩不能不要，便也同著眾人照例進去問安，淡淡的問了幾句。

康中丞見了兒子來問他的病，不覺心上歡喜，就叫他坐在牀沿上，和他講些閒話。

這個時候，正有一個大姐煎好了一碗藥遞將上來。大姨太太便接在手中，二姨太太走過去，把康中丞扶了起來坐在牀上，大姨太太把一碗藥放在康中丞口邊，康中丞自己一口一口的喝。康少己在旁見了，不知怎麼忽然天良發動起來，連忙搶過去，在銀弔子裡頭斟了半碗冰糖燕窩湯，自己拿著立在一旁，要等康中丞吃過了藥給他過口。

不一時，康中丞一碗藥已經吃畢，康少己端上茶來。康中丞吃了兩口，忽然一眼看見康少己左手指頭上光華閃爍，帶著一個鑽石戒指。那鑽石差不多比那最大的黃豆還要大些。康中丞見了，心上早吃了一驚。記得這個戒指，是去年自己買給五姨太太的。買的時候著實地看過一番，又是時常見五姨太太戴在手上的，心上□分詫異，不由的開口問道：「你這個戒指是幾時買的？脫下來給我看。」

康少己出其不意，心中大吃一驚。不知不覺的全身一震，右手一鬆，拿不住茶碗，「豁啣啣」的一聲跌在地下，連康中丞身上也潑了許多燕窩湯。康中丞看了這般模樣，心中已經猜測了幾分，便冷笑道：「什麼事情這樣慌慌張張的，把茶碗都跌下來？叫你吧戒指脫下來給我看一看，為什麼急得這個模樣？」

康少己聽了滿面通紅，口中支支吾吾的說不出話來，那心上好像有□五個吊桶在那裡打水的一般，七上八下跳個不住。沒奈何硬著頭皮，在手上除下來遞在康中丞手內。

康中丞接過來仔細看了一遍，越看越像，不由得怒氣填胸，鬚鬚倒豎，勉強忍住了不發出來。只問著康少己道：「你這個在什麼地方買的？花了多少錢？其實這些東西，都是女人的裝飾品，我們堂堂男子何必要帶這樣東西呢？」康少己一時說不出話來，囁嚅了一會方才說道：「這個東西是一個出洋的朋友送的。據他自己講，在美國紐約買來的，花了二百五□元美金，合起我們中國的錢來，差不多也有五百塊錢。」康中丞聽了那裡肯信，冷笑一聲道：「你的那個朋友同你的交情倒很好，居然送你這樣貴重的東西！」康少己紅著個臉答應不出。

康中丞正要罵他幾句，忽然心上一想，雖然如此，究竟不知這件事情的真假何如。萬一個沒有這件事兒，不過偶然相像，驚天動地的吵鬧起來什麼意思？就使這件事兒是真的，家醜不可外揚，我自己先是這樣彰明較著的鬧起來，給人家傳了出去，我的臉上有何光彩！想到這裡，只得把心上的怒氣捺了一捺，歎一口氣，瞪了康少己一個白眼，仍舊把戒指交還了他。康少己懷著鬼胎，不敢開口，接過戒指來也不敢再帶，勉強站在那裡敷衍了一回，便回轉身來一溜煙跑了出去。

康中丞本來沒有什麼大病，不過著了些兒風寒，覺得心上有些飽悶。富貴人家的習氣，只要稍稍的覺得有些不快，就要延醫服藥的鬧得一塌糊塗。每每有本來不妨的小病，吃了幾貼藥吃出病來的。康中丞的生病便也是犯著這個毛病。

當下康中丞見康少己走了出去，自己盤算了一回，正要去叫了五姨太太來和他說話，恰恰的門簾啟處，那位五姨太太已經輕移蓮步走了進來，寶靨微紅，秋波不定，好似受了什麼驚嚇的一般，走進來就坐在康中丞牀上，和康中丞說了幾句閒話。

康中丞留心看他的手上，只見那個鑽石戒指高高的戴在手上。康中丞看了，心上頓時一塊石頭落地。暗想果然是我疑心錯了，

他的戒指明明的在他手上，怎麼會到別人手裡頭去呢？幸而沒有吵鬧出來，總算我自己有些耐性。想著，心上正是歡喜。忽然心上又想到：天下的事情都是無從逆料的，或者他方才見我要他的戒指來看，心上已經明白，連忙把這個戒指去送還了他，也未可知。一會兒心上又想五姨太太的為人，平日之間很是穩重，料想不至這般輕賤。一刻兒的工夫，康中丞的一個心，就如井上的轆轤一般，轉了無數的念頭。

五姨太太在房間裡頭坐了一回，忽把雙眉一皺，對著康中丞說有些肚子痛。康中丞叫他回房歇息。五姨太太便慢慢的走了出去。

停了一回，康少己又走進來，問長問短的十分親切。康中丞口中不語，卻偷眼看他手上，見方才的戒指依舊帶在手上，紋風不動。康中丞到了這個時候，方才把滿心疑惑都化得乾乾淨淨。又仔細細的把康少己手上的戒指看了一回，覺得和五姨太太手上的那個直是一個樣兒，沒有一絲一毫的分別，就是有心製造的，也製造不出來。正是：

珠簾金屋，魂迷韓掾之香；錦帳銀牀，春滿宓妃之枕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文交代。